孝的故事

韓德溥編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859.6
2344-1
3 0613 6997 5

目次

一 總是孩兒不好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一
二 蘆衣順母的閔子騫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一〇
三 我一定去救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一六
四 我家裏還有一個生病的母親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一九
五 一雙有孝行的弟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二一
六 不如把他放了把我留在這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二七
七 你眞孝到極點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三二
八 我要媽媽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三七
九 別傷了我的母親和弟弟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四三
十 媽媽你下次再要打我可用絲棉把手裹起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四六

63292

一　總是孩兒不好

「先生！你先請」！

「那裏，那裏，先生你先請」！

路上的行人，不住這樣謙遜着。走到田岸上，也看到同樣的情形：

「老兄！這塊田地很好，你先種吧」！

再走到雷澤（現在山東濮縣東南附近），又有許多人在那裏互相讓房屋，你請他住，他請你住，客氣的了不得。

小朋友也許要奇怪，爲什麼這些人都這樣謙和？原來上古的人，都是這樣的，讓路讓地讓房屋，成了他們的習慣，就是金子掉在地

下，也沒有人來看一眼的。夜裏睡覺，大門全開着，如果關起來，那除非起風下雨吧。不過，古時的風俗雖很敦厚，卻也有一半受了舜的影響。

舜名字叫重華，父親名叫瞽叟，是一個瞎子。當他眼睛失明的時候，他的妻子——舜的母親便去世了，便娶了一個後妻，過了幾年，生下一個男孩，名叫象，就是舜的弟弟。

舜自小就很孝順父母，所以他到的地方，人民給他感化得格外彬彬有禮，什麼打架吵嘴，他們簡直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。

瞽叟自從娶了後妻，對於她非常寵愛，言聽計從，件件事都聽信她的話；對於象呢，十分疼愛。祇有舜一個人，成了他們三個人的眼中釘。

那時堯做皇帝，聽說舜很賢孝，想把帝位讓給他，便將自己的愛女娥皇和女英兩個美麗的小姑娘嫁給舜，藉此觀察他的爲人。

娥皇和女英都是受過很好的家庭教育的，她們也都知道舜是一個孝子，所以她們過門後，對於公婆夫叔，都很恭敬，從沒有露出半點驕傲的樣子。

可是瞽叟的後妻脾氣非常傲慢，對於舜很是不好，因此，連象的性情，也跟她學壞了，時常欺負舜。

「來一！」象的母親把瞽叟和象叫了進來，低低地說道：「舜現在越發不長進了，專門聽信他兩個老婆的話，咒駡我們三個人，每天在房間裏嘰嘰咕咕的，怕是不懷好意；如果我們不想法早點弄死他，就恐怕遲早要死在他們手裏了一！」

「我看他從前都是很好的，現在怎末就變得這樣快」？良心未泯的瞽叟半信半疑的說。

「你老昏了」！她惡很很的罵瞽叟道：「難道我誣陷他不成？你喜歡他，就留他在你這裏，我們母子倆讓他」！

「太太！你且莫動氣」！瞽叟見她發怒，立刻軟了口氣說：「依你怎樣」？

「依我嗎」？她咬牙切齒地說：「想個法子弄死他，斬草除根」！

「就這樣辦罷」！老不成器的瞽叟，竟聽了她的話。

「舜呀！又到什麼地方去了」？她捧着一個盛油漆的盃子，帶罵帶叫的找舜。

「母親」！舜自外面走進來，把簸箕放下拍去身上的泥灰，恭敬地

答着。

「替我爬上倉屋去，把樓板油漆一下」！她說時，兩只眼睛向着他，動也不動。

「是」！舜接過油漆盃，扶着梯子，很敏捷的爬上倉屋去了。

「象！火把呢？快和你爸爸拿來丟到倉裏，燒死那小子」！她一面喚象，一面打着火石取火。

「不好了！快來救火！瞽叟家裏燒起來了」！四鄰的人，忙着敲鑼，忙着提水，大家驚惶失措的奔到瞽叟家裏來救火。

「喂！屋上還有人呢」！一個鄰人嚷着。

「怕是舜吧，誰上去救他」？站在旁邊的老翁說。

但是這時的火勢十分猛烈，北風又大，火勢猛烈，燒得一片通

紅，連舜的影子，也被濃烟蔽住了。

這時舜在屋上，看見火起，急中生智，便將頭上戴的兩個斗篷卸下來，用手握緊斗篷下的繩子，縱身一跳，恰好落在草地上，僅把膝蓋碰去一塊桃核大的表皮。四周看的人，都替舜抹了一把汗。

舜這重危難總算逃過了。可是很心的後母，不久又想了一個毒計出來，打發舜去掘井。

舜對母親這次的差使，卻有些懷疑起來，但是他不願意違背母親的命令，便懷了一顆憂鬱的心，走到井邊，自繩上慢慢地縋到井底。他將鋤頭向旁邊用力掘了半天，掘出一條小道，可以通到河邊。他掘好以後，就藏在一旁，觀察上面的動靜。

撲通的一聲，井水突然激起一個大的浪花，一塊很大的石頭自井

欄上拋了下來。

「好險呀」！舜在地道裏，嚇出一身冷汗，怔了好多時，才戰戰兢兢地慢慢走囘來。

「乖！事情辦好了嗎」？瞽叟夫婦倆見象拋過石頭囘家，嘴都笑的合不攏來，滿以爲舜已被石頭壓死了。

「爸爸！媽媽」！象立刻提議說：「這個好主意是我想的，石頭也是我拋的，我的功勞最大，舜的財產應該由我分配」！

「好的！好的！媽和爸不與你計較這些」！她笑迷迷地說。

「那末……」，象紅着臉說：「兩個阿嫂和琴都給我，牛羊和倉廩留給爸爸媽媽」。

「行」！「好的」！瞽叟夫婦都很贊成。

「媽」！象又想起一件事來：「舜的房屋也給我」！

「乖！你要這許多東西做什麼？留給我們住不好嗎」？瞽叟問。

「給象住，給我們住，還不是一樣嗎」？她不等象回答，便袒護着說。

「就這樣罷」！瞽叟拗不過她，便點點頭。

象分到這筆豐富的產業，快樂的手舞足蹈，沿途唱着曲子，走到舜的宮室裏，把琴取出，丁丁冬冬的亂彈起來。

正彈得起勁的當兒，舜忽然自外面進來，象吃了一驚，心裏非常納悶，可是嘴裏卻不好意思說什麼，佯裝作驚喜交集的樣子，說道：

「哥哥！我正想念你得很，現在你竟回來了」！

「謝謝你記掛！這樣說來，你還懂得手足之情的了」！舜微[illegible]着

說。

太陽落山的時候，舜攙着象的手，且談且笑的走囘家裏去。

「乖」！她見舜和象一同囘來，又是驚異，又是慚愧懊悔，握着舜的手流淚說：「兒啊……你寬恕我吧」！

「媽」！舜跪在地上答道：「總是孩兒不好，纔叫爸爸媽媽惱我」！

「那裏……」，她慚愧的說不出話來。

從這天起，她便囘心轉意，變更以前的態度，對於舜，和象一樣的看待，再也不虐待他了。

舜呢？他一點也不懷恨他們，和從前一樣的孝敬父母，愛護弟弟。以後，一家人都被舜偉大的人格所感化 闔家快樂的過日子。

舜的事情，被堯知道了，堯更加欽佩舜的爲人，加之百姓也都很

擁戴他，便教舜代攝政事八年，臨終又把帝位也讓給他，成爲歷史上最賢明的君主。

二 蘆衣順母的閔子騫

「隔一層肚皮如同隔一層牆，十個晚娘難有兩個好心腸」。坐在石階上曬太陽的王大媽不住地這樣嘆息。

「王大媽！你老講誰」？東莊的劉四嫂驚奇的問。

「不是嗎？閔大娘對待損官，不就像對仇人一樣嗎」？王大媽回答時，帶着感傷的口氣。

「可憐！損官那孩子倒很有孝心的，怎奈晚娘是一個很心的女人，自從她到閔家後，天天把他責打，從沒有看見她一次笑容，死板

板的，好像常有人問他借債似的一！劉四嫂也替閔官抱不平。

「俗語說：『千般好，萬般好，不及自己的母親好』！如果放着他的嫡親媽媽在，再也不會挨這些苦的一。

王大媽和劉四嫂的眼角裏，湧滿了同情之淚。

小朋友！你猜她們倆所議論的是誰，就是說的童年時候的閔損。

閔子騫單名損，是孔子的得意門生。五歲時候，嫡母就去世了。他父親又娶了一個後妻，便是閔損的繼母了。

女人的氣量多半是窄狹的，閔損的繼母也不能例外，對待閔損非常不好。

閔損是一個勤學的孩子，性情很溫和，很孝順父母。他對繼母和自己的母親一樣，非常敬重。

可是她總是不大歡喜他，逢到閔損的父親出外時，便百般虐待他，一件事做得不稱心，就指着他的鼻子罵：「飯桶呀！你媽媽做了幾世壞事，養下你這寶貝的呀」！罵了還不算，飯都不給他吃飽。等到他父親囘來，她又無中生有的講上許多壞話：「我給你這寶貝兒子氣死了，你在家還好，一離開家，我就變成他的眼中釘，好好叫他吃飯，他偏偏和我賭氣，你看這種日子，教我如何活得下去」！父親起初還不相信，後來耳中聽多了，也漸漸不喜歡他了。

閔損見繼母待自己這樣不好，他一點也不生氣，對她還是很孝順。

日子過得真快，她已有兩個兒子了。她待閔損也加倍惡劣起來，有好東西都給她自己的兩個孩子背着他在房裏吃，看見他就面孔一

沉，鼻子一哼，滿臉不快活。

一天，照例又是他父親出去了，她惡很很的把閔損叫來，問他說：「我問你：昨天我親自聽見王媽媽和劉四嫂在那裏議論我，罵我壞心腸，待你不好，是不是你告訴她們的？講呀！」她說時，兩個眼睛睜得有銅元一般大，那樣子好像要把閔損連皮帶骨吞下肚去似的！

「沒有！好媽媽！你待我不是很好嗎」？閔損兩隻小眼射着可憐的光芒，望着繼母。

「哼！你少說這些鬼話！背地裏你不告訴旁人，她們如何曉得我天天打你！……現在我沒有閑工夫和你講閑話，下次再聽見有人背地裏講我一句壞話，仔細揭了你的皮」！隨着劈拍劈拍的響了兩聲，繼母的無情巴掌，又光顧到閔損的臉上了。

閔損生活在這種痛苦的環境中，不知不覺地已是八九年了，他每逢想起自己的母親來，想起從前偎在慈母懷裏唱歌的那種甜蜜的滋味，便偷偷跑到母親墳上，大哭一場。可是睡在地下的母親，再也不能復活起來愛他了。

一個冬天的早晨，他父親出外，叫他趕車子，他身上祇穿了一件繼母給他縫的蘆花襖子，兩手差不多都凍殭了，用不出力，車繩從他的肩上滑了下來，險些把他父親跌了一交。

他父親生氣道：「你沒有吃飯嗎？力氣到那裏去了？來！給你兩下皮鞭，這次如果饒你，下次還是不小心」！他見父親動怒，一聲不響的跪在父親面前受責。他父親打了兩皮鞭，把他的衣服都打破了，襖裏裝的蘆花，自洞口飛揚出來。他父親很詫異，說道：「怎末你的

棉衣裝的是蘆花嗎？怪不得凍成這個樣子」─！他父親這纔明白剛纔錯怪他了，懊悔的了不得，曉得這是繼母有意爲難，氣冲冲地跑囘來向她駡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女人，我當初娶你原想你照料孩子的，不料你對於自己養的兒子穿得暖和和的，卻替損官做一件蘆花綿襖，你自己於心何忍」─？閔損的父親指着她盡情數落。

接着又說：「你替我趕快走開，我再不要你這種很心的女人─！走！趕快走─！他一面說一面趕她出去。

這時閔損也趕囘來了，他看見父親要趕繼母出去，跪着哀求道：「父親！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單呀─！意思是說：「母親在這裏祇有我一個兒子受冷罷了；如果母親離開這裏，那我們三個兄弟都要挨凍了」─！他父親聽了，覺得很有道理，怒氣纔漸漸消去。她在旁邊看見

閔損這樣好意對她，羞的頭都不敢擡起，面孔紅到耳根，又是慚愧，又是感動，從此以後，待閔損和自己的兒子一樣，再也不虐待他了。

三　我一定去救他

「生女不生男，到有危難的時候，一點幫助也沒有」！這幾句話是淳于意犯了罪，押在監牢裏發的牢騷。

淳于意是漢文帝時候的人，他在齊地做太倉令，因爲辦錯一件公事，犯了罪，應當受肉刑。

這「肉刑」是古時的一種刑法，犯了罪的人，由官廳裏把他所犯的罪名，用針在他臉上刺成字，或是花紋，再用墨汁塗上，從此以後永遠留在臉上，再也弄不掉。試想好端端的一個面孔刺上了罪名，丟臉

不丟臉？不僅是被刺字的人，他自己沒有顏面見人，就是他的親友也覺得滿臉無光。難怪淳于意要大發牢騷了。

在執行肉刑的前一天，淳于意心裏十分難過，長吁短歎地說：「如果我有一個男孩子，或者能替我各處奔走奔走了，偏偏我生的五個都是女孩子，一點助力也沒有」！這時恰好他的一個最小的女兒緹縈走來望他，她見父親這樣悲憤憂愁，非常難受，回到家裏，在自己的臥房中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難道女子不是一個人嗎？爸爸吃辛受苦把我們姊妹五人養育了這末大，現在他有了危難，做女兒的一點都不能幫忙，良心上過得去嗎？去！我一定去救他」！他說到這裏，手掌在桌子上一拍，「呯」的一聲，硯臺花瓶鏡子打翻了一地。

當天夜裏，她在燈下咬破手指，把她父親獲罪的經過及在任的勞

績，詳詳細細的寫了一大篇，用信封套好。次日一早，她戴上刑具，走上金殿，跪向漢文帝奏道：「我名叫緹縈，是犯臣淳于意的女兒。我爸爸做太倉縣令，百姓個個都稱贊他廉明公平，現在他不幸做錯了事，依法應當受肉刑；我想一個人，死了不能復生，受了刑，不能再贖轉來，如果將我爸爸面孔上刺上許多字跡，那簡直是終身的恥辱，永遠不能做人，就是想改過自新，也不能夠了！現在我情願投入宮中做婢女，替我爸爸贖罪，以皇

上帝仁慈寬厚，大概可以允准吧」！

文帝見她講的非常動人，再看看她的信上寫的又很哀婉悽惻，心裏很是感動，便點頭說道：「好吧！姑因你是一個有孝心的女孩子，饒他初次吧」！當下赦了她父親的罪，並且連肉刑也從此廢除了。

四 我家裏還有一個生病的母親

「慘極啦！西村胡大爹把自己的兒子換給人家吃了」！張禮從外面回來慌慌張張的告訴他哥哥張孝。

「唉！現在竟到了吃人的世界！……可是胡大爹也是沒法啊，如果年成好好的，怎會忍心和人家換兒子吃呢」！張孝眉頭皺得緊緊的

嘆了一口氣。

「阿弟！可是你別給媽知道，她老人家聽了會傷心的」！張孝附在張禮耳邊低低講了這兩句。

這段慘痛的故事，發生在漢朝一個早年，老天一連幾個月不下雨，江蘇沛縣有幾處地方，已經發生「易子而食」的慘劇。

太陽曬在背上就好比烙鐵一般，熱不可當。張孝在外邊檢野菜回家，打曠野經過，半途上突然跳出幾個餓得不成人形的强盜拔刀要殺他。他跪在地上央求道：「我家裏還有一個生病的母親，從前天到現在還沒有吃東西，求你暫遲一刻，讓我把野菜送回去服侍母親吃了，再領死，好不好」？那兩個强盜看張孝樣子很老實，便道：「也罷！你快去快來，我不怕你逃走」！

張孝得命飛奔回去，沒有辦法，祇有對母親直說了。這時張禮纔十二歲，他聽見哥哥說完這話，悄悄走到强盜那裏說道：「我是張孝的弟弟，我哥哥奉養我母親，終日吃辛受苦，身上瘦的祇剩幾根骨頭了；我年紀小，不能做事，又不能養活母親，身上的肉又多又嫩，我情願替哥哥一死，請你們把我宰了充飢吧！」强盜們還未及回答，張孝也趕到了，他見弟弟要替死，忙着爭辯說：「是我遇見的，與你何干？你回去好好奉養母親吧！」張禮那裏肯依從，兩個人爭着要死。强盜在旁感動得眼淚都掉下來了，嘆口氣說道：「你們是孝友弟兄，我不忍殺害你們，都早些回去看看母親吧！」張孝弟兄倆見强盜釋放了他們，很快樂地攜手回家了。

五　一雙有孝行的弟兄

「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，諸般毒猶可，最毒晚娘心」。這一首詩是民間形容一般做繼母的，但是世間慈和的繼母並非完全沒有，不過對待前妻的子女和自己的子女能一樣的，總是極少數罷了。

晉朝的王祥便不幸遇着一個暴虐的繼母。一個寒冷的冬天，空中括着刺人的北風，河裏的水結成一尺多厚的堅冰。王祥的繼母忽然想吃鮮魚，王祥的厄運又到了。這時休說捉魚，就是在冰上打一個洞也難辦到！王祥沒法想，含着眼淚走向河邊發怔。

他在河岸上打量一會，就拔了一根樹梢，在冰上猛撞了兩下，頓時冰上裂開一條長縫。他先將腿伸到冰裏試了一試，直凍的渾身戰抖，但是爲了繼母，怎能怕吃苦呢？他解去外衣，把雙腿浸在水裏，身子臥在冰上。過了一會，忽然游來兩條鯉魚，他快樂得甚麼似的，

就捉了回去，烹調起來，送給他繼母享用。

又有一次，他的繼母想吃炙黃雀　叫他去捉些回來。不消說，又是繼母故意和他爲難了。但是他不是打獵的出身，赤手空拳，怎樣去捉那些能飛能跳的黃雀呢？他沒精打采的向鄰家借了一口網，張在天井裏，下面撒了一把米，湊巧飛來一羣黃雀，撞到網裏，給王祥捉了幾隻。一重難關，纔算闖過。

王祥的繼母雖是一個很心的婦女，可是她自己生的兒子——王覽卻是一位天性孝友的孩子。他見哥哥王祥挨打，便跪在母親的面前懇求，直到她住手爲止。

一天，她指王祥罵道：「你這不長進的東西，那一件事，肯情願地做過」？她罵時，圓睜着眼睛，咬着牙齒，拳頭像雨點一般的落在

王祥身上。

「哇……哇……哇」！哭聲起了。但這不是王祥的哭聲，王祥那裏敢哭，就是打死了也不敢哼一聲。哭的卻是纔會走路的王覽，他看見他母親毒打哥哥，就像打在自己身上一般，緊緊摟住他母親不放。

王覽一哭，她便丟了竹板，立即抱起親生的兒子，撫摩着，銅鈴般的眼珠向王祥盯了一下：「還沒有碰着你，像殺了你似的！小孩子也給你嚇壞了！今天算你運氣好，總有一天打得你……」！她罵到這裏，向王祥點點頭，纔憤憤地抱着王覽走進房中去。

王祥受了這一場毒打，總算遇到一個救星，在他已是非常便宜的了。可是她背着王覽還是不斷的尋了打他；有時被王覽曉得了，少不得又要痛哭一場。

光陰過得真快，王覽已十多歲了。他看見母親常常虐待哥哥，沒有一次不去勸阻，因此她對王祥的態度纔緩和一些。

沒有幾年，他們兄弟倆年齡漸漸大了，都已結婚，王覽的品性給王祥感化得格外誠摯。就是王覽的妻子，也覺得夫兄的人格可敬可佩。

「母親又叫哥哥去打掃牛欄了」！王覽口裏這樣說，立刻也加入牛欄中去工作。這一來，卻把她難倒了，從此不敢用非禮手段去對付王祥。

「母親也太不行，怎麼又叫嫂嫂出門打柴」？王覽又在發牢騷。但是他不肯當面去責備母親，他想：最靈驗的方法，祇有叫自己的妻子和嫂嫂一同去打柴。

「這還了得！我的兒子媳婦怎樣做這些工作」！果然，她從此又不敢再歧視王祥的妻子。

不久，他們的父親死去，小弟兄倆悲痛非常，對於母親，也格外孝順。這時，王祥的孝行，幾乎無人不知，大家都交口贊譽他。這種情形，不幸又給她知道了。她想：「人家稱他好，反過來，就是我不好，我一定要除掉他」。

「這是一杯好酒，你喝了歇歇吧」！她端着一杯毒酒，假意殷勤地叫王祥喝。王祥認爲這是繼母破天荒的優待，那敢怠慢，稱了一聲謝，正預備要喝，王覽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，覺得事情大可懷疑，便上前把酒杯搶過來，想嘗個究竟。王祥此刻也明白了，就爭奪着不給他喝。

「你們何必這樣爭奪呢」？她焦急地說，一面把酒杯奪回來，故意失手掉在地下，卻假意罵王覽說：「你這孩子，會喝什麼酒？好好一杯酒打翻，豈不可惜」！

王覽嘴裏不好講，心裏卻淸淸楚楚。從此他又多了一重心事，凡是母親給他哥哥吃的東西，他總是先搶着吃過，纔讓王祥吃。很心的她，深恐毒死了自己的兒子，再也不敢在食物裏下毒藥給王祥吃了。

後來，王覽也隨着哥哥做了官，升到「大中大夫」。晉武帝很欽敬他能盡孝悌之道，稱他「少篤至行，服仁履義」，並尊他爲「宗正卿」。王覽死後，他的六個兒子也都很有名望，長孫王導，是名聞江左的賢相。

六　不如把他放了把我留在這裏

「逃呀！性命要緊呀」！一羣逃難的百姓一邊走一邊這樣談論着。

「這個年頭可真了不得，徧地都是歹人。喂！老鄉！你到那兒一？

一個操山東口音的中年男子對那個趕路的客人問。

「我嗎？回老家！可不知我們家鄉現在是怎樣了！客人說完，長嘆了一聲」。

「你貴姓」？

「敝姓鮑，我們老家就是安徽歙縣，兄弟十幾年來都在外邊做買賣，這次舍下因時局不太平，特地打發小兒接我回去……。喂！壽孫給這位老伯見見禮」！

「老伯」！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向前對那位山東漢子打招呼。

「不敢！不敢！令郎好一副聰明相貌，將來前途真未可限量哩」！

「那裏！老兄謬贊了」。安徽客人微笑答着。

三人一路談談說說，不覺已走到一個三岔路口，那位山東漢子止步說道：「鮑老兄！小弟要告別了」。

「閣下到什麽地方去」？安徽客人問。

「舍親就住在前面那個村莊上，兄弟打算到那裏暫住幾天，等時局平定平定再說」。

「那末，恕不遠送了」！

「再見」。

山東客人的背影漸漸去遠了，大路上祇剩下鮑氏父子兩人。

烏鴉唱着歸巢的歌，太陽已降到地平線下，這時已經是傍晚了，他們父子倆一面趕路一面閑話家常。猛然樹林裏走出一夥強盜，攔住

去路。

爲首那强盜道：「對不住，我們已經十來天沒碰着客人了，難得機會湊巧，你們送上門來，可識相一點，免得我們自己動手」！

「大王明察，我們父子倆都是小本商人，並無銀錢財貨，望大王饒我們倆性命，感激非淺」！鮑壽孫的父親哀求着。

「什麼？沒有錢你得跟我們走」！强盜惡很很的看了他一眼。

「請大王可憐我吧！我家中還有妻子兒女，全靠我一人過活」！他說時，幾乎要哭了。

「那不行！你再嚕蘇，休怪……」，那强盜說着，抽出一把刀來在他臉上晃了兩下。

鮑壽孫在旁看得分明，忙走上前對强盜說道：「諸位好漢請了！

我爸爸已有五十開外的年紀，已經是老弱無用的人了！你們殺了他也得不着什麼益處，留着他也不能幫你們做點什麼事情，不如把他放了，把我留在這裏，還可以替你們看看馬，諸位好漢以爲怎樣」？

他父親見鮑壽孫挺身出來替他承擔，誠恐强盜要將他的愛子留下，趕忙插嘴說道：「大王們別聽他小孩子的話，我還在壯年，正好替你們牽牽馬，請你們把小孩子放回去吧」！

「這那裏能」！

「萬無此理」！

父子兩個，你也要留，他也要留，互相爭讓個不了，連强盜都沒法替他們下斷語。正當這時候，天空陡然刮起一陣狂風，把樹葉吹得滿天紛飛，後面塵土也跟着飛揚起來，强盜疑心官兵追趕來了，一齊

逃得乾乾淨淨，他們父子兩人才得脫險回家。

不久，天下平定，地方官將這件事奏到朝廷，元順帝特地着人送了一塊匾給鮑壽孫，表揚他的孝行和勇敢。

七　你眞孝到極點了

「咳咳……咳咳！噯」！洪友璋病在床上，咳得涕淚交流，呻吟着說：「祥兒！你……你……快……快送一只痰盂過來」！

「爸爸！我來了」！洪祥一面答應，一面把藥罐放在地上，順手拿了一只痰盂跑進房來。

「唾」！友璋吐出一口濃痰，氣喘喘地，對他說道：「兒啊，做爸爸的累你太苦了！我自生病以來，已有一年多了！在這幾百天中，你

夜裏從沒有好好安睡一下，衣服汚了，也是你替我洗滌，我……我我……太對不住你了」！

「爸爸！你老人家說那裏話來？做兒子的服侍父親，原是分內之事，祇希望你老人家早點康復，那就是如天之福了」！洪祥流淚說。

「噯」！友璋在床上翻來覆去，看樣子好像要大便，可是嘴裏卻不說明。

「爸爸要大便嗎」？他問。

友璋在枕上點點頭，洪祥忙將馬桶移在床邊，輕輕地把友璋扶下床來，替他解開褲帶，安放在馬桶上，兩只手扶着他。

「咕嚕……咕嚕……」，馬桶裏響了一陣，立刻臭氣布滿了整個房間，幾乎把站在他背後的洪祥薰的要嘔，然而孝順的洪祥，依舊把

他扶得緊緊。

「祥兒」！友璋掉過頭對他說：「你到外邊去看看藥沸了沒有」？

「藥罐放在火爐上還沒有多久，怕沒有沸呢」！他懂得父親的意思，想叫自己暫時避開，便故意的這樣說。

「現在你出去吧！我要睡一下」！友璋大便以後，睡在床上向他揮揮手。

「是」！他答應着退了出來，手裏雖搧着火爐，眼光卻注意着房中的父親。

房裏的燈光細微得像螢火一般，已經是夜深人靜的時候了。睡在床上的友璋，這時再也睡不着，他想：我病了一年多，祥兒也陪伴了一年多，這個孝心的孩子倒也罷了，媳婦孤單一人睡了一年多的空

床，嘴裏雖沒有說什麼，心裏怕難免不埋怨吧？他想到這裏，心裏越發難過起來。

「兒啊」！他把洪祥喚在床前，佯裝很有精神的說：「這一向有你在左右服侍，我的病已快全愈了，今天你回到房間裏去睡吧！祇叫小王留在這裏就行了」！

「是」！洪祥不敢違背父親的命令，便離房而去。

「鏜鏜」！更鑼聲自外邊遠遠送來，正是半夜的時候。友璋忽然要大便：「小王！小王」！他連喚了兩聲，卻沒有聽見有人答應，心裏好不着急，沒法想，祇好自己勉强坐起來，可是兩臂一點力氣也沒有，剛爬起來，又倒下去，掙扎好久，力氣已經用完，便倒在床邊上喘息。

正在這危急的當兒，忽然一個人跑來把他扶起，他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你是誰呀」？

「爸爸！孩兒在此」！洪祥說道：「孩兒白天見爸爸講的並非實話，所以候在這裏」。

「親愛的祥兒！你真孝到極點了！唉！老天呀！我怎麼對得起我的祥兒」？

「爸爸！你老人家要保重點，孩兒這點小事算什麼」！他唏噓着說。

「親愛的祥兒」！

「親愛的爸爸」！

這時房中淡暗的燈光，與他們父子倆的哭聲，熔成人間最偉大的

父子之愛。

友琸在洪祥的盡心服侍之下，沒有多時，他的病真的全愈了。洪祥快樂的手舞足蹈，夫婦倆從此格外的竭力承歡，直到他父親死的一天。但是友琸已經享受十多年的天倫之樂了。

註：洪友琸，元朝黃梅人，他兒子洪祥，號叫士高，是元朝時有名的孝子。

八　我要媽媽呢

「火！火！火呀！前面燒起來了」！許多人這樣嚷着，可是卻沒有一個人上前去灌救，因爲這是倭寇放的火，靑村的人，已經有大半逃到別的地方去。

「媽媽」！一個逃難的小孩子淚涔涔地望着他的母親喊：「我們快

點走吧！你看倭寇快要追來了」。

「兒啊」！一個老婦人傷心落淚的說：「爲娘的實在走不動了！如果有你爸爸在，那有今日倭寇的猖狂？我們娘兒倆又何至落難到此」！

「媽呀！我揹着你走，好嗎」？

「可憐！你這樣小小年紀，莫說揹不動我，就是揹得起來，爲娘的心也不忍啊！難得你這一片孝心！好！我們快點走就是，可是……………」。

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那一羣倭寇已排山倒海般的殺來。一個面目猙獰的倭寇忽然瞥見路旁兩母子在向樹林裏躲，他棱的一聲跑過去，伸出那鐵耙似的巨掌，一把將那婦人像老鷹提小鷄的抓了出來。

「誰敢殺我的媽媽」！那個小孩子驀然自樹林裏跳出，大叫了一聲，倒把那夥倭寇嚇了一驚。

「我敢殺你的媽媽」！爲首那一個倭寇，抽出一把亮閃閃的大刀，在她臉上晃了兩下。

「强盜！你要殺就殺我，傷了我媽媽可不行！他一邊怒叫，一邊用身子衞護着他媽

媽。

「唔」！倭寇忽然收囘了刀，彷彿心裏受了一種絕大的感動，驚奇的問道：「你這小孩姓什麽？那裏人」？

「你問我嗎」？小孩子說：「我叫周淵，就是奉賢青村人，要殺就殺，問我做什麼」？

「你的爸爸呢」？

「爸爸嗎？早死了！哼！有他在，還有你們嗎」？看不出你這小小年紀，竟能孝勇雙全！好！我們那裏正要用人，隨我來」！

那個倭寇不由分說，一手拉着周淵飛跑。

「誰跟你們去做强盜」！他在狂號怒叫之中，掙扎起來了。那賊罵他，他圓睜兩隻小眼說：「我不能離開我的母親！要死也死在一起」！

「那很好」！狡獪的倭寇便將他的媽媽揹在身上，飛也似的走去了。

「我要媽媽呢」！他一面哭着，一面自後面趕來。

他母子倆自從那天被倭寇擄來，在倭營中整整住了三年。這三年中不知道經過多少危險，受了多少驚嚇，橫蠻凶很的倭寇屢次要將他母親殺掉，想單獨留周淵在這裏，終於被他的孝心所感動，而宥了他們。

「媽呀」！周淵在她耳邊低低的說：「我們的胡宗憲大人來勦滅倭寇了」！

「謝天謝地」！她興奮地說：「我們快脫離虎口了」！

「是呀」！周淵說：「我想報告他們一點消息，好將敵人一網打盡」！

「嗯」！她望望左右沒有倭寇，囑咐他說：「你得仔細點呀」！

「孩兒知道的」！他點點頭，趁賊將不在營中，拿了一分軍用地圖，悄悄地走到胡宗憲那裏去了。

晚上，周淵囘來，對她說：「媽媽！明天要出去操練了，我們趁這個機會走吧」！

「好呀」！她心裏非常快活。

第二天，周淵替他媽媽著起倭寇的服裝，佯裝倭營中的老兵，偷偷的逃到胡宗憲軍隊中。

「勇敢的孩子，孝順的孩子」！胡宗憲這樣稱贊他，並替他申請政府嘉獎。

從此，周淵更加孝敬媽媽，努力殺敵，成了明朝有名的禦倭勇將。

九　別傷了我的母親和弟弟

「難得！難得！這末小小年紀的孩子，竟和成人一樣懂禮貌，真不多見」。吳老先生從蕭家弔唁回來坐在椅子上說。他的老婆吳大娘遞了一碗茶給他，問他道：「你今天到蕭家去弔唁，那兩個孩子怎樣了」？「你問啓聖和鳳騰嗎？這兩個孩子真可愛可敬，他爸爸昨天夜裏斷氣，兩個孩子哭得淚人似的，見到弔喪的客人，他們小弟兄倆把他爸爸生病的經過說得很詳細，客人臨行告辭，兩個小孩子又是必恭必敬的送出門外，見了人那副有禮貌的態度，怪可愛的」！「可不是，我們江西樂安地方上，誰不稱贊這兩個孩子，如果他爸爸再活十幾年，討兩房媳婦，真是全福啦」！吳大娘感嘆起來。

這時正當淸朝咸豐年間，江西徧地都是土匪，有錢的人家早已逃避一空，只有靠田地吃飯的農民，還戀着田裏一把快成熟的穀子，沒有逃走。蕭啓聖呢，這時纔七歲，他看看家鄉這樣不安寧，加以父親死去未久，便和他母親商量投奔姨母家裏去借居兩月，他母親聽他講的有理，便應允了。

天還沒有十分明亮，他們母子三人已經起身。他母親將一些衣服首飾，打成一個小包袱，叫他背住，她自己帶了兩袋乾糧，一把雨傘，收拾停當，拜託隔壁程大胖子照顧門口，母子三人便一齊離開樂安。

沿途跋山涉水，曉行夜宿，差不多足跟都跑破了。太陽向西降去，已是吃晚飯的時候，他們母子三人迷失了路途，走到一個虎洞

裏。

洞口蹲着一隻斑毛老虎，正在睡覺，猛然醒來，看見面前站着三個人，一聲狂吼，便向他們猛撲過來。

蕭啓聖見老虎要銜他母親，縱身一跳，用身體護着他母親，放大喉嚨對老虎哭道：「老虎伯伯，請你把我吃了吧，別傷了我的母親和弟弟」！

老虎這時剛睡醒未久，圓睜着兩眼，正在出神，忽然看見一個人影自半空中落在面前，又「哇呀呀」的哭了幾聲，以爲是什麼兇猛的野獸來了，大吃一驚，尾巴一掃，趕快的逃回洞中。

啓聖見老虎逃走，趕緊扶着媽媽攙着弟弟，逃出森林。第二天早晨，遇到一個樵夫，纔走出山外。當他們安全地走到他姨母家裏的時

候，他姨母慶賀他們說：「你們能逃出虎口，可見將來福分很大」！他母親說：「那裏！那裏！不是啓聖的孝心和勇敢，我們母子三人，都成了老虎的食糧了」。

十　媽媽你下次再要打我，可用絲棉把手裹起來

「長耳朵的鳥，和貓很要好，鳥要做壞事，貓勸他不要……」。「媽媽！你聽見嗎？我唸的熟不熟」？吳廷棟捧着一本國語，嬌憨地問他的媽媽。

「乖！熟的很！再唸熟一課，我們好吃晚飯了」。葉夫人撫着廷棟的柔髮，臉上帶着微笑。

「乖！你來！媽有話對你說」。葉夫人把廷棟拉近膝頭說道：「兒

啊！你爸爸死去已有二年了！我們吳氏門中的一線希望就在你身上，你如果不長進，不好好的讀書，我做媽媽的，就算白養你一場了」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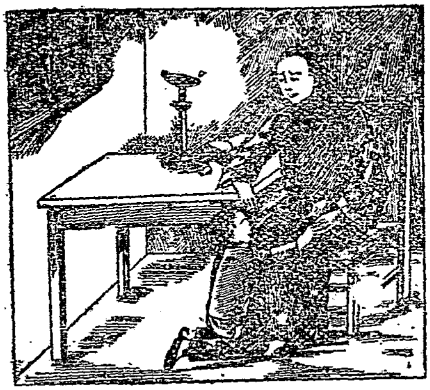
「媽！你別傷心，孩兒長大一定做一個好的人，叫媽快樂」。

「好！祇希望你記牢這句話」。葉夫人拭乾眼淚，在廷棟的額上深深吻了一下。

晚飯吃過，葉夫人照例叫廷棟背書。忽然牆脚下的蟋蟀叫了兩聲，廷棟立刻心猿意馬起來，嘴裏雖唸着書，心裏卻記掛着蟋蟀。他心裏想：假使將兩隻蟋蟀捉來，養在盆子裏，看他們鬥鬥，豈不有趣？心裏不住胡思亂想，不覺將書讀錯了，他自己還沒有覺得，坐在他旁邊縫衣服的葉夫人卻聽出來了。她說：「廷棟！你怎末讀的」？廷棟正聽蟋蟀叫得起勁，不防被母親責問了這一句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半

晌不敢吐氣。直等到葉夫人進房覓剪刀，他纔咿咿唔唔地背誦起來。

廷棟的淘氣，是遠近出名的，他剛纔雖被母親責備一次，可是不久他又把目光轉到牆脚下去了。



「長長長耳朵鳥，長長貓……」，廷棟身體像鐘擺一樣，儘管左右搖來晃去，嘴裏卻仍舊唸的這兩句。葉夫人生氣道：「廷棟！你剛纔講的話忘記了嗎？你這樣貪玩不讀書，日後如何會成器」？她氣不過，便順手打了他兩個耳光。

廷棟雖是一個淘氣的孩子，可是被母親責罰還是第一次，他又是慚愧又是懊惱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

葉夫人怒氣沖沖地，在燈光下望望自己打紅了的手，心裏非常氣悶。她見廷棟拉起喉嚨亂叫，便掉過頭來對他說道：「你還哭哩！你頭上有硬骨，我的手都打痛了」！

廷棟聽母親說了，很懊悔自己不用功，惹母親生氣，又把手打痛了，便上前揉揉她的手，又用嘴吹吹，說道：「媽媽！你下次再要打我，可用絲棉把手裹起來，手就不會打痛了」。

這幾句話把葉夫人引得哈哈大笑起來。這時，廷棟衹有八歲。

從此以後，廷棟發誓努力讀書，再也不三心兩意，惹母親生氣。後來他做到刑部尚書，爲清朝咸同年間的理學大家。

註：吳廷棟：清霍山縣人。

中華民國 [illegible] 出版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滬一版

孝的故事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一角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著者 韓德溥
發行人 吳秉常
印刷所 正中書局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301)

本(本)、林) 2/1

59.6
54-1

1.10